# 难道我喜欢这样

（１）

我，沈谦，Ｓ公司企划部部长，为了方便讨论企划，经常两三天不回家，而最近手上的企划几乎都搞定了，只差Ｂｏｓｓ没批阅，所以把剩下的事交给部下去办，我则带着愉快的心情开车回家。

忆君（我老婆）似乎不喜欢喧嚣的人群，所以特地在Ｍ区买了栋三楼的透天房，而附近的房子，不是没人住，就是买来被当作别墅，只偶尔过来住几晚的那种，所以过了１０点，门前的街上几乎只有路灯那微弱的亮光。不知为何，今天我的眼皮总是不停地跳，常有人说“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”，今天我的左眼不停地跳，似乎有好事要发生的样子。

但是在离家约三分一路程的地方，车子突然爆胎，没办法，只好明天打给修车厂的把车拖走，没想到祸不单行，没走几分钟，突然下起倾盆大雨，只好马上冲回家。但是，刚想打开门，突然看到屋内有灯光，走到窗前隔着玻璃听，听到有人声和不清楚的叫声，眼睛隔着窗帘缝往里面看，电视里似乎播放着我珍藏的Ｈ动画《初犬》。

而我竟然看到忆君上半身裸露跪趴在电视前，她那对３４Ｄ奶，随着身体的前后晃动，忆君那清纯的脸蛋微微向上，嘴边流着口水，眼里露出陶醉的神情，还不知叫喊着什么。可惜窗帘缝太过狭小，不能让我看到忆君后半段的情形，不过，看她偶尔转头后望、身体左右转动、嘴里喊着什么的情况看来，肯定有人在忆君身后玩弄着她的身体。

不知看了多久，终于，忆君发出一声在门外都听得见的呻吟后，整个人趴在地上不停地喘气。过了一会，转头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就站起身穿起衣物来，而那两粒Ｄ奶也随着动作上下晃动。

我忽然回过神来，在她刚穿好内裤时，我按下了门铃，看到她突然惊慌的神情，动作更迅速地穿戴衣物。穿好之后过了一下，‘不知在收什么东西？’我心里想着，忆君装作刚睡醒的神情打开门，看到是我时，她眼神出现了一丝慌乱，要不是我一直留意她的眼神，搞不好会忽略掉。

她打开门后，问说：“不是有钥匙吗？怎么不自己开门？”

“喔，刚刚车子爆胎，走到门口才发现钥匙忘在车上，就懒得去拿了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喔，这样啊！对了，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？平常不是都１２点之后才回来吗？”忆君装作不经意地随口问道。

“下午就把企划搞定了，剩下的细节部份交给部下解决，我有点累了，就早点回来了，没想到车子竟然会爆胎。啊～～累，想睡了。”我装着疲倦的神情答道。

“那早点休息吧！”忆君似乎松了口气的说。

“对了，那两个小鬼呢？”我指的是我那两个十九岁的双胞胎儿子。他们在外貌上肯定遗传自忆君，要是不脱光，在外表上大概看不出来是两个小男生。但是个性就不知像谁，老是没大没小的，虽然很聪明，不知为什么，他们老是叫我“老谦”，听起来就像是“老千”，讲了也不听，唉～～“他们啊！早就睡了，你也早点睡吧！”忆君似乎太宠他们了，光是提到他们，脸上就绽放出笑容。

半夜，我偷偷爬起，装作是去喝水，到客厅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忆君匆忙之下不小心留下的。我跪在地上慢慢地找，终于，在电视后面找到几个跳蛋、一支按摩棒和一些其奇怪怪的道具，我惊讶地想道：‘难道她只是在自慰？’

当然，这个假设在不到两分钟后就被推翻了，我在地板上看到一些残留的精液！忆君不是双性人，当然不可能会射精，所以，刚刚忆君肯定在跟男人做爱！

这个结论让我脑袋像当机般一片空白……

隔天，我随便找了个理由说今天想吃点好料，让忆君带那两个调皮鬼去Ｋ卖场买食材，说看他们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吧！趁着他们不在，我搭上之前就叫来的出租车赶到Ｉ街，透过关系，我买到了卖专业用的针孔录像机，又马上赶回家。

在回家路上，拨了个电话给忆君说：“记得帮我买牛小排啊！嗯，对了，你们还要多久？”

“要吃什么早点说嘛！我们才刚出卖场，要不下次再吃嘛！”电话里忆君带点不悦地说。

“老婆，拜托啦！为了那些企划，我便当吃了快一个礼拜，今天让我吃点好料嘛！”我装作非常想吃的说。

“好吧，不过你今天大概７点才吃得了饭喔！”忆君回答道。

“ＯＫ！帮我买瓶酒回来，我要庆祝一下！”为了争取时间，我又让她买了一些下酒菜。终于，在他们到家时，我已把器材安装在房子里的各个房间。

隔几天，我在公司忙得昏天黑地，根本没时间回家。好不容易把事情都解决了，跟公司把之前累积到现在的休假一次休了之后，回家看看结果如何。

回家后，我装作要忙公事，把门关上，戴上耳机看最近几天的影像，看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异状，看了看没剩几个影像，就想道：‘要是这个再没有，大概是在外面开房间吧！’

正无奈地想着，当打开客厅的录像时，出现忆君在看电视之类正常生活的样子，没一点特别。

当我想关掉时，突然，忆君从旁边像条狗似的爬到客厅，颈上戴着项圈，屁眼插着一条狗尾巴，还不停地震动；嘴咬着一根骨头，但我怎么看都是双头龙。

这影像又让我愣住，不知多久，回过神来时，忆君已经跟两个男人搞在一起了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用力干我吧……我的淫穴跟屁眼都是主人你们的……嗯～～我……快来了……不……不要拔出来嘛……讨厌……别让人家着急……我的穴好痒……求求你们给我……啊……好爽……把主人浓稠的精液给我吧……射在里面也没关系……”

对我老婆忆君偷情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是，这画面还是又让我傻住了，直到耳机里传来：“啊……来了……要去了……要去了……啊……好老公……好丈夫……好哥哥……好舒服……我要精液……啊……诚诚和实实……射在妈妈体内吧……啊……啊啊啊……”

我听到“诚诚和实实”，实时吓了一大跳，看影片中那两个人，一个在忆君身后，双手搓揉着她两颗Ｄ奶，阳具在忆君屁眼里进进出出；另一个则不停跟忆君舌吻，贪婪地吸着对方的口水，好像琼浆玉液似的，而双手捏在Ｄ奶上，把那两颗小凸起时而紧捏、时而捏住转动，都让忆君浪叫不停。而那两个人，竟然是我那爱调皮捣蛋的双胞胎！

‘干我老婆的是我两个儿子！干我老婆的是我两个儿子！干我……’我脑中不停地想着这段，只觉得突然一阵快感闪过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竟然射精了。精液多到从内裤流出，弄得脚黏黏的，但是，我那时毫不知觉，只想到：‘难道，我喜欢这样吗？’

（２）

知道了妻子和儿子间不伦的行为，自己非但没有生气，隐隐约约有种异样的性奋，不知为何，我享受着这种感觉，因为可以观察忆君的另一种面貌，所以，我以大门老旧为理由换了个新的铁门。我特别告诉他们说，新钥匙一定要随身携带，不然就在门前慢慢等人帮你开门吧！

当然，新钥匙是我找人特制的，里头有我特地从国外买来的超微型窃听器和发信器，当然，屋内也多装了十几台针孔录像机。在都完工之后，我骗老婆说，公司要我出差一个月，当然，虽然忆君装作埋怨我时常不在家，但她眼中那一闪而逝的惊喜还是没有逃过我的眼睛。此时，我硬了……因为刚好认识住在我家对面的老王，反正他房子也时常空着，打了通电话跟他借了一个月，理由当然是跟老婆吵架。另外，我还特地要求他别让忆君知道。

接着，隔天我提着公文包出门前说：“君，这附近住户最近都不在，你小心点，最近治安不太好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，你自己也小心。”忆君说着，同时似乎想到什么事情，嘴微微勾起。

我绕了一大圈，进了老王家中之后，用计算机连接针孔的监视镜头，窃听器连着喇叭。当一切准备就绪，带点性奋的心情坐在计算机前静静地等待。

当天晚上，喇叭里传来：“狗狗……啊～～给你你最喜欢的热狗……”

“汪汪！汪汪！呜……呜……汪……”屏幕中忆君在客厅中裸露着身体，像条狗似的跪在地上，两粒乳头上挂着颗铃铛，随着晃动发出“铃铃铃”的声响；屁眼跟当初一样，塞着一根狗尾状按摩棒，不停地上下摇摆；皮制的项圈依然挂在颈上，此时嘴中含着诚诚那根约１２公分长的阳具，不停吞吐着，偶尔用舌头刺激着马眼，让诚诚不停地呻吟。

而实实此时一手拿着绳链，用手握住他也约１２公分的阳具说：“狗狗，这边也有热狗喔！”

“汪汪！”忆君带着性奋的神情，汪了两声，似乎在表达此时的喜悦。舌头在两根阳具间不停游走，一下子含着诚诚的阳具，下一秒又舔弄着实实的龟头，突然又把两根阳具一起含在嘴中，快速吞吐吸弄。

“呜……”一声，诚诚和实实同时一颤，忆君口中流出一丝精液。在吐出两根阳具之后，把精液吞下，又用舌头舔了舔刚刚流出的一丝精液，似乎意犹未尽的样子。

射精之后，实实说道：“狗狗，该出去散步啰！”说着绳子一拉，忆君真的像条狗似的慢慢爬了起来。

我这时才想到家门外没有放监视器，为了偷看，不得已走到屋顶，躲在墙后偷偷往下看。忆君此时才刚爬出家门口，她似乎有着暴露狂的特质，淫穴中不停地流出淫液，随着大腿往下滑，走过的地面，留下一条水痕。

忆君似乎越来越兴奋，行为越来越像条狗，不停地绕着那两个小鬼打转，不停地用舌头舔着他们的脚。到了家门附近的一个电线杆，她真的抬起右腿，像狗一样地撒尿，金黄色的尿液从淫穴中洒出，洒出的同时，嘴里还“汪汪汪”的喊着，似乎很享受这样的快感。

尿完之后，又走了几步，诚诚突然说：“好累喔！我要骑狗狗回家了。”实实听到说了声好，接着就抽出那根狗尾似的按摩棒，抽出的瞬间，忆君还“汪！

汪！”的叫了两声。

抽出之后，屁眼的开口还没完全闭合，诚诚就把阳具塞进了屁眼里，人也完全伏在忆君的背上，双手握住双乳，不停地搓揉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诚诚的阳具随着忆君爬动起伏不停地在屁眼里进进出出，忆君更是叫声连连。

当忆君忘神地叫出“啊……好爽……嗯……嗯嗯……”之后，实实像是生气似地立刻扯起狗链，让忆君整个重心不稳，往前趴倒在地上。“狗狗是不会说话的喔！”实实说话的同时，脸上竟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。那笑容让人生不了气，连我刚刚的怒气也消失无踪。

忆君好像习惯了似的“汪！汪！汪！”叫了几声，头低低的像是在认错，而实实就蹲下：“乖，热狗只给乖狗狗吃喔！”说着同时握住胯下那尚未勃起的阳具去到忆君面前，忆君毫不犹豫地含进口中，舌头不停刺激着龟头和马眼，实实的阳具马上硬了起来。

硬了之后，实实马上从忆君的口里抽出阳具，而忆君马上一声低鸣，像是在抱怨。但实实像是没听到似的，把刚刚抽出的狗尾型按摩棒打开开关，塞进正空闲的小穴中，又重重地拍了几下忆君的臀部：“又饿了吗？好吧，诚诚，该喂狗了。”说完，绕到忆君前面，把阳具塞进她嘴里，双手按住忆君的后脑，像是把小嘴当成小穴般抽插起来。

诚诚也从忆君背上站起，从背后在忆君的屁眼里快速抽插起来，忆君因嘴里塞着根阳具，只能发出些听不懂的低鸣。随着低鸣越来越快、越来越急，一声低长鸣后，忆君整个身体抖动起来，而诚诚和实实分别从嘴跟屁眼里抽出阳具，跑到忆君面前快速搓着肉棒，几秒后，一起射在忆君脸上，浓稠的精液布满忆君整张脸蛋，忆君像是得到什么奖赏似的，不停“汪汪汪”地叫，像是感谢。

而我，看到这里，哪还忍得下去，马上回到屋内，开始打起枪来，脑中想着刚刚的情景，手快速的移动。不久，一阵快感来袭，精液从马眼喷出，喷得地板到处都是，而我也不停地低喘着。

当我在回到屋顶往下看时，发现他们早已不见，而我看了看监视器，发现他们已经在房里相拥着睡着了。我清理完刚刚射出的精液，就沉沉地睡去，同时期待明天会有新的刺激……

（３）

尝到偷窥快感的沈谦，完全沉迷其中，隔天，下午三点左右，在计算机前发呆的沈谦听到喇叭中传出实实的声音。

“诚，今天出去逛街好不好？之前买的那些玩具都玩腻了，去老地方看看有没有新货吧！”

“好啊！好啊！我要买新的玩具，妈妈也会去吧？”

“当然，今天出去也要玩点新花样。上次逛街时爸爸在，不能去那间店买玩具。”

听到这，我想起一个月前我们全家一起去琦丽百货时，全家乐融融地闲逛、吃饭的情景。但又突然想到，忆君那时似乎身体不适，常常不停地抖动。想到这我不禁感叹，享受这种刺激我迟了一个月以上啊！

“讨厌，不要啦！可不可以别穿这件？这件太……太羞人了啦！”喇叭传来忆君害羞的声音。

在屏幕里，我发现我和忆君两人的卧室里，竟然有一个隐密的衣柜藏在墙里头，里面放了几件非常暴露的衣服和两箱情趣用品，这个发现让我相当讶异。

卧室里，忆君全身裸露地站在镜子前面，两手分别遮住下体和那对傲人的Ｄ奶，但那双纤细的手怎遮得住傲人的双峰，反而看起来更加诱人，忆君这个害羞的举动和昨晚完全判若两人。

“好嘛！好嘛！这件可是我跟诚诚昨晚讨论出妈妈穿起来最漂亮的一件耶！

而且只是穿在里面，外面还会套件风衣，别人看不到的啦！”

“妈妈就是这样怕引人注目，我们这是在帮妈妈增加胆量呢！”诚诚和实实不断地劝着忆君。

“妈妈是知道附近不会有人，才肯陪我们出去散步，只是附近都逛腻了，没什么刺激的了，好无聊喔！”

忆君听见儿子的抱怨，脑中似乎在天人交战，久久之后，毅然说道：“好，妈妈就陪你们去别的地方散步。”说完，穿起那件粉色丝衣，穿起来，美好的身段若隐若现、凹凸有致，而下体那片黑色丛林也隐约可见，令我眼睛为之一亮。

我惊讶地发现，忆君的乳头似乎早已勃起，粉色的乳晕隔着丝衣虽然看不清楚，但坚挺的乳头却清晰可见，整体看来更加诱人。小穴也如黄河泛滥般淫水直流，丝衣上可清楚地看到一片水渍。

实实看到后说：“妈妈下面的嘴巴一直流口水，这样不行喔！”说完掀起丝衣，拿着一根按摩棒插了进去。

小穴里早已湿滑，按摩棒畅通无阻地进入。肛门里则塞了两颗跳蛋后，用肛塞堵上，乳头也套上乳环，又用水性奇异笔在臀部两边分别写着“宠物有主，痴汉勿碰”，肚子上写着“母狗小君，请勿喂食”。

完毕后，拿了件灰色风衣让忆君穿上，戴上金黄色假发、墨镜，连我都认不出那是我相处十二年之久的枕边人。

忆君突然说道：“既然我牺牲到这种地步，你们两个也要做点让我开心的事吧！”忆君带着异样的笑容走到床头，在床头的墙壁上摸了摸，似乎找到拉环，往后一拉，又是一个柜子，里面放了几套很清凉、很可爱的连身裙，彷佛知道无法拒绝地说：“自己选吧，呵呵呵呵～～”

诚诚和实实分别选了一套水蓝色和粉红色的，忆君穿上了之后，我惊讶地发现，两个儿子圆滚滚的脸蛋上带片红潮，让人不禁想捏一把。诚诚白皙的皮肤，戴上及肩黑色假发，看起来像个柔弱的小女生；实实健康的小麦色皮肤和金黄的短发，看起来像个元气十足的小女孩。

两个伪萝莉出现在屏幕中，诚诚走起来路来小心翼翼，看起来更惹人怜爱；实实走起路来则大大方方，毫无半点生涩之感。两人分别走到忆君前后，一前一后地抱住忆君，双手不规矩地四处游走，边说道：“妈妈是想要什么快乐的代价呢？”

“啊……嗯……你们……你们等下……就穿这样……跟我出去……啊……嗯嗯……”

“呵呵……你们这样我又有感觉了……啊……嗯嗯……不……不行……忍不住了……”说完马上来了个小高潮。然后脱下风衣，手握着按摩棒在自己的淫穴里进出，“噗哧、噗哧”的水声像是恶魔诱人堕落的糜糜之音。

诚诚和实实的阳具早已蓄势待发，忆君看到如此，马上爬到诚诚面前帮他口交起来，屁股则朝着实实晃啊晃的，似乎在示意着说：“来啊！来啊！快插进来吧！”

实实二话不说，提枪突进，“噗”的一声整根阳具塞进淫穴中，“啊……好满……好舒服啊……啊……嗯……”忆君马上淫叫起来。

“妈～～你也要帮我舔啦！不要只顾着跟实实玩，我鸡鸡涨得好痛，好难受喔……”忆君听到，一手握住他白嫩的阳具套弄起来，舌头舔着龟头边缘，偶尔整根含进嘴里。

两人一前一后地奸淫着忆君，诚诚似乎不满足于口交，突然抽出了阳具说：

“实，我也要插妈妈的小穴啦！”

实实似乎爽在兴头上，不鸟他的说：“我正在插耶！你去插屁屁啦！”

“啊……不要啦！每次都是我插后面，我也要插妈妈前面嘛！”诚诚抗议般的说。

“你们一起来好了，两根一起插妈妈的淫穴吧！啊……”忆君还没说完就转过身，一只脚抬高，两只手指把不断收缩中的小穴扳开后，对两个儿子伸出食指勾了勾，示意他们过来。两人对望一眼，互相点了点头，就一起把阴茎插进了忆君的小穴中。

只见两支阳具把忆君的小穴撑得好开，两人阳具插到底的瞬间，“啊……好涨……穴穴会……会坏掉……但是又好舒服……啊……深一点……啊……到……到底了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好舒服……会坏掉的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”忆君的淫声浪语从嘴里不断涌出。

此时我不禁打起手枪，随着母子三人的呻吟声，我终于忍不住低吼一声，精液如潮水般射出，喷得整个键盘都是。

我射了之后没多久，忆君似乎快达到高潮：“啊……要坏了……要坏了……我的穴穴要被插坏了……啊……啊……来了……来……来了……啊……终于要坏了……坏了……啊～～”

诚诚和实实在这时突然浑身一抖，两人紧紧抱住忆君，身体开始因快感而抖动起来。忆君更是一声尖叫后，口水从嘴边缓缓地流下，身体一软趴倒在地上，贪婪地喘着气，而诚诚和实实这才从忆君的身上爬起。

两根阴茎一拔出，忆君的淫穴中流出大量浓稠精液，嘴里还不断低喃：“射进子宫了……啊……好舒服！灵魂都要飞出来了……”

实实不管忆君还在享受高潮的余韵，穿好衣物后就说：“妈，赶快整理整理吧！晚上要出去逛街的说。”忆君听到后，才依依不舍地抬起头，转个身用舌头把刚刚从淫穴中流出滴到地上的精液舔进嘴里，似乎很享受精液的滋味。

舔完后，把之前的丝衣穿好，忆君拨了通电话，叫了外卖便跟两人说：“吃完饭我们就出去逛街吧！买了玩具跟片子，记得要跟我一起玩喔～～”说完还眨了眨眼睛眼，可爱的模样和刚刚那荡妇般的姿态，完全不像同一个人。

今夜，注定是个激情的夜晚，至少对我而言。

看到忆君和两个儿子（虽然是女装）手勾着手走出家门，虽然我怕跟丢了他们，但我不想错过一些刺激的镜头，匆忙地换了装尾随在后。耳机中传来母子三人间的话语：

“妈，你今天怎么特别性奋？还没上捷运，下面就湿了。”实实边说边把手举到忆君面前晃了晃，整只手沾满了淫液。

“啊……不要这样说，好羞人！明明怕被发现，但是却忍不住打开开关，跳蛋不断碰撞，让我屁眼好舒服，我又想要了。啊～～啊啊～～”

“嘻嘻，这样不行喔！我们还得留点体力到晚上，妈妈就慢慢期待吧！周Ｘ伦好像要在那边开演唱会，相信旁边那个公园不会有太多人。”

“啊……我们赶快去买玩具吧，嗯～～讨厌，怎么会这么舒服？啊～～”

听到这，我栏了辆出租车，火速在他们到之前赶到捷运站内，买了票，靠在墙壁后静静地等待他们的到来。心里盘算着今天要怎么偷看他们，还要避免老婆被其它人强奸，毕竟在公园太危险了。

不久之后，看到三人到来，捷运也刚好进站。在他们被人潮挤进车厢后，我也冲进车厢内，左右寻找着他们的身影，看到母子三人被挤在角落边。或许正好合了他们的意，忆君此时脸部表情很精采，快感和羞耻在脸上不断变化。

我悄悄地挤了过去，忆君的身体刻意挡住两个小鬼，仔细一看，忆君双手正伸进两人裙内套弄着他们的肉茎，两人似乎很享受这种感觉，闭眼享受着快感。

看到这里，我的手慢慢地伸了过去，在忆君的臀部上捏了一把，接触的瞬间，忆君触电似的回头一看，但我早已把手缩回，躲在人群中。

忆君看了看，没什么发现，正想仔细观察一下附近的人时，诚诚和实实不满突然停下，捏了捏忆君的乳头，受到刺激，忆君回头白了两人一眼，继续套弄他们的阳具。而我看到忆君转回头，则继续伸手去偷摸，忆君知道就算回头也没什么用，就装作毫感觉的样子，继续套弄着儿子的阳具。

但忆君的身体偏偏如此敏感，虽然假作没感觉，但她的臀部却主动接触我的手，我往里一探，发现她下体淫水泛滥，要不是有按摩棒堵塞着，我想地上可能已经积成一摊水了。

我手在她的大腿上缓缓地抚摸，忆君的大腿却突然夹住我的手，看她得意的表情，似乎在说：“逮到你了吧！”正当她想大声揭发我时，没想到两个小鬼说道：“妈，我快射了，帮我吞下去，不然会射在你衣服上的……”忆君听到只好松开我的手，蹲了去一口含住两根肉茎。

含住的没多久，两人就射了出来，精液的量又多到从嘴里溢了出来，忆君赶忙把嘴里的吞下，用舌头把嘴边的精液舔干精，完毕后还把两人的肉茎舔干净后才站起来。没想到车厢这时突然一晃，全车厢的人除了紧紧拉住拉环的人，其余的不是东倒西歪、摇摇晃晃的，就是一群人倒在一起。

而我趁大家站好之前，一手把忆君拉到自己怀里，正当她想大叫时，我压低声音说：“沈忆君，你想让大家知道你在跟你两个儿子乱搞吗？”

她听到后，整个人像绷紧的弦般不敢乱动，只对两个儿子说：“你们在那边不要乱动，妈妈这边太挤，过不去，等等在下车那边等我……”两个儿子乖巧的点了点头，靠着车厢打起盹来。

而我更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，手溜进裙内，直接伸到肛门那拔出肛塞，用假声低笑了两声，忆君听到后似乎想做些什么，但最后还是没是没动。我把阳具从裤中掏出，对准肛门就插了进去，忆君“啊”一声低呼，身体快速扭动起来，似乎没想到我会真的插她。

我双手紧紧抱住她，威胁道：“别乱动，不然等下就是全车厢的人来干你！或者，你想让你老公知道你这贱货在跟儿子乱搞？”

忆君似乎屈服于我的威胁之下，身体也没敢乱动，只能带着哭腔说道：“拜托，别强奸我好吗？求求你了，要钱还是什么的我都可以给你，不要强奸我，呜呜……”说完便低声啜泣起来。

听到忆君哭泣，我的阳具似乎更加坚挺，腰开始前后摆动，阳具在菊穴中进进出出，边干还边说道：“嘿嘿！我就是要干你，干死你这个小淫妇！你是跑不掉的，我看过你的照片，你老公是沈谦吧？当初他一直炫耀说自己老婆很正点，没想到今天却被我干屁眼，嘿嘿！看来这次赚到了。你是不用想跑了，乖乖当我的情妇吧！除非你想让事情曝光……”

忆君听到后顿时愣住，没想到对娶到自己感到如此骄傲的丈夫，自己却背叛了他。但老公的骄傲却是她恶梦开始的原因，怎么办？忆君此时陷入痛苦之中：

‘对老公的不贞和背叛，被人抓奸在场，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啊……’

“屁股感觉还不错，看来你跟两个儿子玩了挺久的嘛！嘿嘿，真是下贱！快到站了，配合点，只要听我的，我就不会把事情公布出去，沈谦理所当然不会知道，只要你平时好好地补偿他不就好了？嘿嘿……”

听到我的建议后，忆君想了想：‘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，都这样了，只好听他的吧！’想开后，忆君不禁开始呻吟，享受菊穴被奸淫的快感。

听到呻吟，我又笑道：“你这荡妇，这种情况你还能享受，好！看我来喂饱你这淫荡的屁股……”说完加快抽动速度，一手拉扯乳环，一手揉捏阴蒂，三重刺激下，忆君马上来个小高潮，开始忘神地想大声呻吟，我急忙找块手帕塞住她的嘴，别让她发出声响。

插了大概二、三百下后，把她头转到我胯下，将阳具塞进她嘴里说：“给我喝下去！呜……”一说完，精液就在她嘴里爆开，份量虽然没两个儿子加起来那么多，但也充满了她整张嘴。

射完之后我把阳具从嘴里抽出，等忆君把精液吞下后，“给我舔干净！”我命令道，忆君听见，犹豫了一下才伸出舌头把残存的精液舔完。爽完后，我整理好衣物便对她说：“等我想爽的时候会打电话给你。以后见到要叫我主人，听到没？”

忆君想到违背他的后果，只好恭敬地说：“是的！主人。”叫完之后，忆君心中想道：‘当他的奴隶，似乎没有多痛苦，而且他做爱的技巧好棒，比两个儿子加起来还强……’不知不觉中下体又湿了起来。此时，列车才刚到站。

出了站，我一直跟在三人后面，诚诚和实实只觉得妈妈似乎有了改变，但又不知不同在哪，就对忆君说：“妈，你今天好奇怪喔！感觉跟刚刚不太一样。”

听到儿子的疑问，忆君迟疑了一下就说：“因为刚刚在车上，有个男的一直在偷摸妈妈的屁股，让我又性奋起来。都是你们啦！让人家穿得这么性感……”

听到妈妈这么回答，两个儿子似乎很开心地说道：“妈妈被摸得很爽吧？嘻嘻，以后就会爱上这种感觉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常出来玩了。”

“对了，往这里，往这里，玩具店在这巷子里，没去过或是没人介绍的话，会以为是间普通的玩具店呢！”

走进巷子一看，招牌写着“老头玩具店”，但仔细看，在“老头”跟“玩具店”中间有着两个小字——“成人”，全名是“老头成人玩具店”。进门一看，里面果然都是卖些小孩玩的玩具，乐高，机器人之类的。

实实走到柜台，对柜台的那位美女秀出一张卡，说道：“莉莉姐，有新玩具吗？”

莉莉是位约二十三至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生，清纯的脸孔，三围目测是Ｂ９５、Ｗ５５、Ｈ８５，穿着白衬衫和超短裙，但我感觉会在这工作应该没这么简单。走到柜台旁边的架子仔细一看，果然，透过莉莉那白色的衬衫，那对嫩乳上扣着乳环；往下看，大腿上有明显的水痕，莉莉坐的椅子上流着一滩水，我肯定地想道：‘她肯定没穿内裤！’

转头一看，看到三人打开一扇门，往下走去，我就问道：“那下面是卖什么的？为什么他们可以下去？”

莉莉带着职业笑容答道：“那边只有老顾客或老板认同的人才能进去，只要消费超过十万即可成为老顾客。”说完便去帮其它的客人结帐。

我看了看钱包，不禁摇头，只好在门外附近的一间冷饮店买杯饮料，等他们出来。地下室似乎收不到讯号，耳机只传来杂音，等着等着，不禁感到胃有点刺痛，于是走进附近一间药局想买点胃药，但随即惊讶地发现，这边热门商品竟是壮阳药、强精济之类的，还有一些增进情趣、挑起情趣的春药。我脑中随即浮现一个邪恶的计划，便问店员说：“这些药效果如何？”

“如果没效，你尽管回来，我们退还十倍价钱给你。”店员用似乎看到一个脑残的表情回答。

听到这样，我买了些壮阳、强精、催淫的秘药。还看到柜子后面有卖禁药，不禁问道：“后面那些东西卖吗？”

“有钱，在春情药局没有买不到的药物，你要哪些？”

再多买了几样禁药后，我顺手拿了张名片。走出药局门口，看了名片，我心中想道：‘干！还有外送服务，不知效果怎样？价格倒是挺吓人的，春情药局是吧？嘿嘿……’

走出药局，我在隔壁的百视Ｘ店租了几片传说中禁播的Ａ片，才看到母子三人满脸春容地走出“老头成人玩具店”，‘看样子晚点又有刺激的了……’我这样想道。

（４）

时间，终于到了晚上，某知名明星周Ｘ伦在隔壁的百货公司前开演唱会，而我却正躲在草丛后偷窥着忆君他们。

忆君此时已脱下风衣和粉色丝衣，一丝不挂的趴在草地上，两颗肥大的玉乳因重力而下垂，但丝毫不减魅力，反而增添几许任君抚摸的感觉。

菊穴中的按摩棒依然持续运转，另一端裸露在外的狗尾巴不停上下摇动，而诚诚此时也光溜溜的坐在忆君背上，一手拉着项圈，一手拍打着忆君的臀部，偶尔还拉扯尾巴。受到刺激的忆君，身体不断颤抖着，身体因快感而无力，单靠乏力的手掌和膝盖似乎支撑不了身体和诚诚的重量，但不管怎样，忆君正享受着接二连三的快感，皮肤因刺激而变得通红。

实实看着刚刚买的玩具思考着，似乎在想要从哪一种开始先玩，正当犹豫不决时，诚诚说道：“实，先帮狗狗洗屁股吧！刚刚在地下室，我还没玩够呢，不知道狗狗肚子里能装多少水……”

听到后，实实也懒得考虑，把针筒拿了出来，将灌肠液倒入筒中，再拿出刚买的新肛塞。准备好之后说：“诚，把尾巴抽出来。”在抽出后，把前端塞进屁眼，然后慢慢地把灌肠液灌进菊穴中。

灌了两次后，用肛塞塞好，此时忆君的肚子已涨大如怀孕四个月般。或许因为肚子突然涨大，还不习惯，导致行动不便，忆君翻了翻身躺在草地上，努力让身体感觉好一点，嘴里努力地喘着气。

肚子突然的涨大，或许让忆君感到难受，但诚诚和实实这两个小魔鬼可不管那么多，再用手铐把忆君的双手铐在背后，诚诚随即把肉棒插进忆君嘴里，然后就用双手玩弄着两粒玉乳，下半身还不停地摆动；实实把双脚扳开，腰一挺，肉棒直接插进小穴中。

忆君此时真可说是又爽又痛苦，下体带来酥麻的刺激，但身体的束缚却很痛苦，口中塞着诚诚的肉棒，只能发出无奈的叫声。随着时间过去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加上两人快速地抽送，快感越来越强烈，忆君的“呜呜”声也越来越急促，意识越来越迷糊……突然两人的阳具一抖，精液从嘴里直接射到喉咙中，小穴中也充满精液。当两人抽出肉棒时，忆君已经失去意识，刚射完精的两人吓得跑去忆君身旁，不断地摇晃着忆君，轮流给忆君做着人工呼吸和心外压。

不久后，忆君终于苏醒了过来，醒来后不禁斥责道：“你们跟谁学来这样玩的？咳……咳咳……还以为差点就死了，咳……呼～～”

忆君抱怨完似乎感到好多了后，两人才供出元凶：“是玩具店那老头教的，他说这样玩，最后能感受到超越普通性爱十倍的快感（这是我乱掰的，应该不会有人想尝试吧），原本打算让妈妈高兴一下，没想到……”说到这，两人眼里闪烁着泪光，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。

看到两人雨带梨花的脸孔，忆君刚刚的不悦，霎时间消散无踪。我看到儿子的脸孔，打起了把两人送去变性的主意，但又摇了摇头想道：‘干！我怎么变得那么变态？虽然老婆被他们玩了，但沈家香火是否能延续还得靠这两个小鬼，要是香火断了，死后肯定被爸爸跟爷爷打死……’

画面回到母子三人，三人休息了一下之后，两人把刚买的玩具帮忆君穿戴在身上，开始玩了起来。塞在菊穴的狗尾巴换了一根更粗更长的，身上穿了件黑色的紧身皮衣，双乳、淫穴两处开了洞，使忆君的美肉裸露在外；两颗玉乳还不断地摇摆，让诚诚爱不释手地挤捏。

两粒乳头也换上了新的乳环，除了散发着淡绿色的荧光，还多了个镀金的小铃铛；阴户被皮衣上装置的拉钩整个撑开，阴道内被看得清清楚楚；忆君脸上还戴了个面罩遮住脸孔，项圈也系上了绳子。就这样，诚诚骑在‘狗’上，实实牵着狗，三人往远处走去。

周Ｘ伦的人气似乎真不是盖的，偌大的公园里竟然没多少人，而且大多是两两成双的情侣在偷偷地打情骂俏，浑然不知有两个小孩和一条‘狗’从前走过，不过，就算看到也只是装作没看到吧！另外在草丛中也有不少正做着传宗接代的大事的情侣。

逛了公园一圈后，我发现跟踪忆君的人似乎不止我一个，看着毫无知觉的三人，不禁低声咒骂道：“该死！就这么想给别人干吗？明天两个小鬼去上学，嘿嘿！就让你知道你老公我的厉害，嘿嘿……”

看着跟踪的人数不断增加，我也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：“啊！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户外调教？干，我今天他妈太走运了！”、“那女的身材真好，可惜看不到脸，干！我也想调教一条。”、“哇～～这妞好大胆，那两个小鬼不会是她弟弟吧？嘿嘿，看来我回家似乎可以试试。”……我看到甚至有些人还当场掏出阳具，对着忆君他们打起枪来。还有几个男人拉着女友往外跑，但看着他们遮着挺起下半身的样子看来，嘿嘿，在这默默地祈祷：“你们还年轻，记得要戴套啊！阿们～～”

这些偷窥的人跟踪了那么久，没一个上前强暴，看来似乎有不成文的规矩：

只能偷窥，不能动手，这倒是让我安心不少。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因为刚刚有个想冲过去的年轻人，被一群人拖到后面就没声音了。

我问了看起来是带头的人，他说道：“干，你新来的喔？就是有刚刚那种白目，之前有对常在这打野战的男女从此没再来过了。你听好，偷窥是项挑战人体极限的运动，来，这本我们爱好者间的规定，前面几项是世界通用的，后面是这区规定的，拿去好好看，要是破坏了我们的好事，就是跟我们全世界的偷窥爱好者为敌！顺便告诉你，我是世界第５７８０７７７号会员。对了，看你一脸兴奋样，有没有兴趣入会？会费只要年缴九千九百九十九元，福利可是多到说不完，每周有出周刊，出国的同好会带你偷窥，还有一些偷窥达人的经典影片分享……（省略了四十五项福利）”

我听到后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跟我一样变态的人，全世界有这么多！我赶紧办了入会手续（只是留连络电话跟住址）。办完后他跟我说道：“ＯＫ，会员证明天会寄到你家，会员的详细数据，我们是不会过问的。另外，以后别像今天那个白痴一样违反规矩，不然就要像他一样，到医院住一个礼拜……”

此时我在心中想道：‘要是我跟你说，那三人一个是我老婆，两个是我的儿子，不知他会怎样？’

我们这群人在这偷窥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忆君三人似乎是爽完了，期间，忆君至少高潮了八、九次，两个小鬼也射了三次。看到他们收拾好，让忆君在一棵树下撒泡尿作为结束，便换好衣物走出公园回家。

我也心满意足地回家了，回家的路上不禁想道：‘不知这偷窥爱好者同好会是否如他讲的这般好，回家得上网查查……’

（５）

夜里，我辗转难眠，这种日子终究不能再持续下去，但是，偷窥又是如此刺激……想了又想，决定一个月后，就是该把这复杂的家庭关系解决的日子，不管结果是好是坏，在这之前，我就好好享受一下吧！——这是我在清醒前作的决定。

偷窥的日子依然持续，三个礼拜内，看着两个儿子不停用各种方式玩弄着母亲，看着玩具是一批换一批，忆君是一天比一天放荡，做爱时说的淫话一天比一天淫荡，忆君的‘性’致是一天比一天高涨。

儿子们好像玩腻了各种方式，每天每天不停思索新的游戏，三人的游戏从性交、肛交、口交、脚交，射精也从内射、颜射到射在忆君身体的每个地方，体位更是玩遍了三百六十式（瞎掰的）；地点也从家中、夜晚的街上到学校、公厕，甚至是白天的死巷中；自慰棒也是从亚洲普通尺寸到了黑人等级的巨大尺寸，不管是普通震动型、三段变速型、刺激Ｇ点型、奇形怪状型……应有尽有；调教等级也从美女犬到了家畜的境界。

忆君对两个儿子早是言听计从，不敢违背儿子们的意见，现在大概只差忆君没被其它的男人干过吧！不过，我想两个儿子大概也舍不得让自己的玩具让别人玩。不说他们，我也不想，肯让儿子们玩，大概是种肥水不露外人田的想法作祟吧！

到了最后一个礼拜，想想我也该行动了，观察了三个礼拜，我不止在偷窥，连对三人的作息也早已摸得一清二楚。

目前时间：最后一个礼拜的第三天，早上８点，天气阴暗，温度２３。家中状况：两个儿子去学校上课，下午才回来，忆君一人在家手中。道具：当初买的禁药。忆君状况：正在整理家中事务。

因为我快回家的关系，三人的性生活有了点收敛，似乎在习惯我在家不能随意做爱的情形。不过忆君似乎不能忍受，此时赤裸的身体，乳环仍然挂着，走路时乳环上的铃铛“当当”直响；淫穴和后庭插着尺寸吓人的按摩棒。不过这样忆君似乎还不能满足，看着Ａ片，大力地玩弄着自己的双乳，在白嫩的皮肤上留着一道道的红痕……本人状况：为了今天，忍了一个礼拜，精液量已到了临界点，甚至怀疑要是今天不发泄一下，隔天早上会发现自己梦遗。

准备就绪后，用公共电话拨到家中，忆君刚从自慰中结束，不过懊恼的声音似乎不是很尽兴，所以语气也不是那么好：“你好，请问找哪位……”不同以往的简略问候。

“是我，母狗，才短短几个礼拜就忘了我吗？哈哈！难道你以为我会忘了你这个绝佳的性奴吗？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主人吗？”忆君声音带着颤抖，但我听出一丝性奋。在笔记型计算机的屏幕可看到，忆君不断抚摸着自己全身，身体更是不断扭动，玉乳随着急促的呼吸上下摆动，连电话中都听得见铃铛响亮的声音。

“废话！当然是我。我最近很忙，好几天没干女人了，原本打算随便找个婊子发泄一下，突然想到有你这只母狗，何必花钱去玩比较烂的女人？所以，要我去找你，还是你出来陪我玩玩？”

“……”忆君在思考中。

“干！你还他妈乌龟什么？我给你选择是看你可怜。妈的！你现在马上到ＸＸＸ广场，不准穿胸罩和内裤，要穿超短裙和细肩，要是不听我的，哼哼！０９ＸＸ－０００－ＸＸＸ你知道吧？哼哼！”说完，我装作不爽的样子用力挂上了电话。

‘这……这是老公的电话，他真的认识我老公，难道我真的跑不掉？难道真的要随他玩？他把我当作比那些妓女更低等的女人，把我当作一只下贱的母狗，一个人尽可夫的婊子，啊～～为什么……我会有快感？啊～～嗯～～穴又开始痒了……难道我真的是个婊子？啊～～我是主人的母狗～～我要主人的大肉棒～～啊～～啊嗯～～嗯嗯～～按摩棒已经没感觉了，还是得要真的鸡巴才能满足我，啊～～等我啊～～主人的肉棒……’

忆君的表情，从惊讶到欲哭无类，再到最后的淫荡。我从屏幕中发现，这个女人大概已经不再是我所熟悉的忆君，只是个沦陷在欲海中的女人。

ＸＸＸ广场，我坐在广场中央的椅子上，手拿两杯饮料，一杯是加料的，我在喝的是无料的。不久，看到忆君在路人淫荡的注目下走到我身旁，我把饮料递给她后说：“走，跟我去一个地方。”说完，饮料塞进她手中，转身就走。

忆君接住饮料后便乖乖地跟在我身后，不时因身体发热而喝着那杯加了料的饮品，似乎想减轻一点欲望。不久，我走到一条死巷中，这里不但人烟稀少，还是偷窥同好会的情报中被评为没有任何价值的地点。

不等忆君反应过来，我用绷带遮住她的眼睛，以免她发现是我，之后我便粗暴地把她的超短裙扯开，细肩的小可爱一撕就破。忆君似乎没有任何惊讶，反而摆出那种任君玩弄的姿势，我不禁更暴力地玩弄她的身体，用力拉扯着乳环，让整粒玉乳因拉扯而拉长；脚尖毫不留情地蹂躏着她的阴部，嘴贪婪地舔着忆君的脸蛋，还不时跟她舌吻。

此时的我如同发疯般地蹂躏着这个淫荡的女人，阳具如我现在的心情——一柱擎天、青筋毕露。我一反以往的斯文，把阴茎粗暴地插进忆君微湿的阴道中。

抽插中，些许的磨擦不顺，感到刺痛的忆君叫得更是狂野：“啊～～用力干我……对……就是这样……啊……嗯嗯……好棒……插到底了……鸡巴碰到花心了……啊……好美……我好像要升天了～～啊……主人的鸡巴干得我好舒服……啊～～”

而我听到后，士气暴涨，抽插得更加猛烈，肉与肉碰撞的声音，阳具在淫穴中抽插夹带的水声，让我更加性奋。

干了将近五分钟（九十下∕分钟），忆君此时早已神智不清，高潮了三次。

快感来袭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身躯一直，抓住忆君的屁股，腰一挺，忆君整个人被我抬起，阳具用力碰撞到花心的瞬间，精关刹时失守，子孙大军带着被憋了一个礼拜的怨气往阴道深处冲刺。在热呼呼的精液射到花心时，忆君双手紧紧地抱住我的肩膀，身体不断抖动。

还在阴道中的阳具感到湿热的液体不断喷出，我心中想道：‘不知是小便失禁，还是高潮到潮吹，量这么多，搞不好两种都有……’想着想着，阳具还不甘示弱地用力往里面挺了两下。不过岁月就不饶人，以前三连炮的神技早已不存，连二连发都有心无力，现在只能一炮搞定。变弱是变弱，但技巧随着年纪比年轻时倒精进不少。

射精后的两挺，把高潮中的忆君推向更高峰，她脑中一片空白，在失去意识前想道：‘好棒！我真的飞上天了～～啊……要是能陪主人一辈子就好了！如果他是我老公就好了，天天都能这么爽……’

要是知道忆君此时的心情，我一定拼死拼活地把她干到昏迷，自己辛辛苦苦去赚钱养家，竟被老婆认为是年纪大、阳痿之类的借口……休息了一下后，我打开之前在这偷偷租的地下室的门，把昏迷的忆君抱了进去，再拿了杯掺了自白剂的水，给醒来还在享受高潮余韵的忆君喝下，然后问她说：“母狗，你是怎么跟你儿子搞上的？说来听听吧！”

忆君在阴暗的光线中昏昏沉沉，不假思索地说出那段我猜测已久的往事……

（６）

忆君嘴里缓缓道出那段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时光：早在我升迁为部长后，多得像狗一样的企划让我遇到老婆的时间只在床上。忆君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，当我还在梦中时，她已经做好早餐带两个孩子去学校了，当他买菜回来，我早已在公司忙碌着。

我们两人间的互动越来越少，当然，虽然性生活等于零，但她知道我是为了这个家庭而在努力，埋怨归埋怨，他仍然没有让我戴绿帽的想法。直到，某天，忆君说到某天的情况时，下体又是溪水淋漓……某天的下午，忆君看看了时间，心想该去买晚餐的菜了，走到两个儿子的房门口，正想敲门时，里面传来些许声响，忆君从门缝往里面一看……“实实，记得要抹润滑油喔！上次你忘了抹油，直接插进来，弄得我好痛，那几天走路屁屁都在痛……”诚诚说着说着，记忆犹新的在自己屁股上摸了摸。

“嗯，知道了，放心好了，你的身体我怎么舍得弄伤呢？我对你身体的了解或许比你还清楚呢！”说话的同时，实实的手在诚诚的乳头处不断游走。

“啊～～嗯，讨厌啦，人家的身体好敏感，啊～～啊～～嗯，不要用舌头舔啦！好痒～～嗯……”

天真无邪的童声，此时却让忆君的身体感到火热，忆君也不由自主地在自己久未开垦的花丛间不断抚摸……前戏似乎告了段落，实实手握自己的阳具，龟头贴着诚诚的菊穴说道：“我要进去了喔！”说完不待诚诚回答，便迫不及待地插了进去。润滑的效果十分良好，诚诚一点疼痛也没有，便开始享受起肉棒在菊穴里跟肛肉磨擦时的快感。

小孩柔软的身体，让两人不断变化着体位，随着两人动作越来越迅速，忆君早已一手刺激着阴蒂，一手搓揉着自己的玉乳。

此时的两人似乎还不懂控制射精的时机，实实突然地加速抽插，有经验的诚诚拿出一条绳子紧紧绑住他的阳具末端，输精管似乎被锁住，那种想射又射不出来的感觉，令实实爽快中带着痛苦。

忆君自慰似乎快到了高潮，身体的摆动也大了起来。

诚诚的肉棒被实实抓在手中快速套弄，不久，实实把绳子一抽，快感如排山倒海般来袭，挡都挡不住，精液半点不漏地射在诚诚的菊穴中。而诚诚感到屁股一阵烫热，也随之爆发，精液从马眼射出，直射了一公尺多远，看得忆君吓了一跳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倾，整个人体再把门撞开后倒在地上。此时的忆君身体仍处于自慰中的姿态……听到房门被撞开的声音，两人一往看，愣时跟忆君对望着，四只小眼跟两只大眼对望着，气氛霎时僵持住，直到没神经的诚诚回过神来问道：“妈咪～～你在干嘛？”

忆君整个人傻在那边不知该怎么回答，只能支支吾吾的说：“啊～～嗯～～啊……你们晚餐要吃什么？妈咪我要去买菜……”声音越说越小。

实实突然说道：“妈咪～～你不会在偷看我们亲热吧？妈咪是变态……”

“————”忆君的大脑在听到变态后，整个人无言，不知该怎么办。

诚诚在发现妈咪衣衫不整的样子后，衣服也不穿便不断前前后后地观察着忆君，在看到小穴时，如发现了新大陆般大声的对实实说道：“实～～你看，是主人说的穴穴耶！粉红色的好漂亮喔～～”说着还把忆君遮羞的手扳开，仔细地观察。

实实此时也跑过来，还用食指伸进忆君的小穴中抽送，伸出的同时还叫道：

“是主人说的淫水耶！妈咪有快感吗？”

天真无邪的话语此时有如利刃般刺到忆君的心中，看着无邪的双眼、天真的脸孔，忆君眼中不禁落下泪来。忆君的哭泣似乎让两个孩子受到惊吓，两人不断问起哭泣的原因，但不管两人怎么撒娇、怎么问，忆君都是不断哭泣，直到忆君用手把眼泪一擦，说道：“不，没什么，妈妈只是太高兴，看到你们两个都长大了，太感动而已。”

“你们刚刚在做的事情是谁教你们的？跟妈咪讲好吗？”忆君顿了顿问道。

“嗯……可是主人吩咐，不能跟别人提起那些事情的说。”

“跟妈咪讲吧！妈咪不会跟别人讲的，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，就当作是我们三人间的秘密好吗？”

“那等下我要吸妈咪的ㄋㄟㄋㄟ……”诚诚看到裸露在外的两颗玉乳，不禁说道。

“啊……诚你好诈！妈咪，我也要～～我跟你讲，我也要吸ㄋㄟㄋㄟ……”

“好，等下让你们吸个够，先跟妈咪讲是谁教你们的。”

‘等等一定要去找那个人，找人狠狠打他一顿，再找警察把他抓走，竟把我儿子教成这样！我两个可怜的儿子，竟然叫某个陌生人作主人，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’忆君暗想道。

“嗯，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只是上个礼拜晚上，我们偷偷跑到ＯＸ公园玩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他们说在溜狗，但是那个狗狗好像是一个阿姨。那个阿姨好漂亮，奶奶好大，但是那个阿姨都没穿衣服，晚上不会冷吗？

对了，那个阿姨屁屁那边还插着一根尾巴喔！”

“然后我们就问他说狗是哪里买的？他们说是跟一个老先生定的，他们还说要得到一头狗狗就要用另一头狗狗来换。妈咪～～我也想要一头，买给人家好不好嘛！”

忆君听到两个小孩的要求，惯性地点了点头，回过神后马上不停地摇头，让两个刚兴奋起来的小孩拉着他抗议着……对两个儿子没有办法的她，只好跟两人说：“带妈咪去找那个人吧，我跟他谈……谈。”

忆君说到这里，身体又开始热了起来，整个人黏着我，舌头不断刺激着我的龟头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‘唉～～看来我戴的绿帽是摘不下来了。’心中想道。

“干！又在发情了，真该找只狗来帮你打种。现在没狗，我就亲自来好了！”说完我开始把忆君就地正法，又是一阵激情的叫声……

（７）

听忆君说完后，我陷入沉思，到底是什么人这么清楚我家里的一切？熟知家里每个人的习惯，还能让诚诚和实实这两个小鬼对他言听计从，到底有什么人能让那两个小鬼信任到这种地步？

“你明天去把那个调教你的人骗到丽Ｘ酒店的３０２号房，我倒想看看哪个家伙敢跟我抢猎物，活得不耐烦了！”我装作愤怒的样子说道。

“这……是的，我明天就去找他。”忆君原本犹豫的语气，一想到我的威胁和我凶狠的语气就作罢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从监视屏幕中发现忆君从床爬起，走到客厅想拨电话，我马上接上窃听器，耳机中传来：

“主人，君奴……有急事……找您。”忆君颤抖的声响还不时左顾右盼，似乎怕我知道。

“唷！怎么，又想玩新花样了啊？还是想我的大肉棒了啊？哈哈……”电话的另一端传来我非常熟悉的声音，但我偏偏想不起是谁来。

“不是的，主人……”忆君把至今发生的事情，完完整整地说了出来：“我猜那个人，恐怕是老公在商场上的对手或是黑道啊！”末了，还加上了自己的推测。

“……”

“主人，你先躲一阵子吧！不然，我怕你会有危险。”忆君着急的说道。

“奇怪！老哥待的公司好歹也是世界前十大的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敢对他们的经理下手？何况他们有很深的黑道背景，应该没人敢才对啊！这样看来应该是普通的小混混吧……”声音越来越低。

此时我如块石头般定在那里，“老哥……老哥……”好熟悉的叫法，只有我那不知跑哪鬼混的亲生弟弟－－沈万，才会那样叫我。想到这，我突然想到，沈万那小子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来我家，每次来都会带些不知是哪的特产和玩具，逗得那两个小鬼非常喜欢他。

虽然不想承认，但那小子真的他妈有够帅，明明两人都同样爸妈生的，身高比我高十几公分就算，我号称一夜御三女，但他在大学时，听说睡遍了整个女生宿舍，也不知真的假的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我的阴茎跟他比起来，真的是ＣＳ中Ｂ１４跟Ｂ４３的差别，不管强度或持久都差了一大截。抱怨归抱怨，我向来是很照顾这个小弟的，但没想到他竟然……想到这，我不禁无语问苍天，整个人摊在那里。

知道元凶是谁后，隔天我用另一个人的声音打给忆君说要避风头，叫她汇点钱到ＸＸＸ账户来。忆君也没说啥，大概是想到，这小混混大概被逼到要跑路，这点钱就算是消灾用吧！

放下电话，我把老王的房子整理好，打给他说钥匙放在管理室，回来记得拿后，我提起行李，往久违的家走去……走到家门前，我知道忆君跟两个儿子正在房间做爱，于是直接用钥匙打开大门。走到大厅放下行李后，深了深呼吸，让语气尽量正常点后便喊道：“君～～在吗？我回来了！”喊完便上楼往我们的卧室走去。

走的途中，我清楚地听到匆忙的脚步声，大概是那两个小鬼跑回房间的声音吧！打开房门一看，‘收拾得挺快的嘛！’心中想道。

看到忆君躺在床上，身上只穿件睡衣，我便问道：“都中午了，怎么还穿着睡衣？”

“天气热嘛！而且我还有点困……对了，老公，你怎么提早回来了？”（呵呵，不愧是我老婆，转移话题的功夫真不错！）“当然是为了回来陪老婆，才赶快把公司派的任务做完赶回来啊！呵呵……感动吗？”我边说边走向忆君，突然往前一扑，整个人压住了忆君，低声说道：

“君～～好久没做爱了，出差这些天只能靠自己打手枪，你肯定也忍很久了吧？嘿嘿……”

说完我便把忆君的睡袍脱掉，自身衣物当然也一件不剩，下身的肉棒早已抬起头来怒视着忆君。我全身压倒在忆君身上，一边揉搓着她的玉乳，嘴还含住了粉红色的小乳头，轻轻吮吸、舔嗦着。

“讨厌！刚回来就使坏……啊～～”忆君虽然假装不满地埋怨，但身体还是诚实的，开始不安份地扭动。

我手伸到忆君的下身，一边在阴毛下面摸了几下，发现阴户很湿润，而且阴蒂早已凸起，就用两只手指在淫穴中快速抽插，没几下，忆君的呻吟声让我的肉棒硬得快爆炸，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分开了她的双腿，坚硬的肉棒在湿滑的穴口顶来顶去，弄得忆君心痒痒的，只好娇声求饶：“好老公，赶快插进来吧！我好想要你粗大的肉棒，别再逗我了，赶快干我吧……”

听到后我便向下一压，肉棒顺势插进穴中，“啊！嗯～～嗯……好棒～～用力～～啊……嗯～～”忆君轻呼一声后，便开始呻吟起来。

一插进去我就开始不停地抽送，发狂地在忆君淫穴中抽插着，想把最近累积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出来。渐渐地忆君下身传出了“噗嗤、噗嗤”的水声，她的喘息也越来越重了，呻吟也越来越大声：“啊～～好老公……用力……啊～～碰到了……好棒～～用力蹂躏我吧～～啊……嗯……”

我这时却停下来说道：“我说君啊，怎么感觉你变得这么淫荡？以前做爱时你都没叫这么大声。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太久没做了嘛！讨厌……别说这个了，继续嘛！爽到一半突然停下来。”忆君答道。

听到如此，我只好继续埋头苦干，肉棒一次一次用力撞击花心，肉体碰撞的声响越来越频繁。感到自己快射时，用力一挺腰，把精浆灌进忆君的子宫里后，便趴在她身上不动了。

忆君在享受完高潮后推了推我，认为我熟睡了便起身，睡衣也不穿的走出房门。忆君下床的震动使我清醒过来，我偷偷跟在她后面，看到忆君走进诚诚和实实的房间。我从门缝往里面窥视，忆君跪趴在床前，两个儿子坐在床上，两根肉棒在忆君的手中或嘴里被玩弄着，还不时地摇摆着肥嫩的屁股。

突然两人抽起肉棒，诚诚用嘴堵住忆君的双唇，吮吸着她的香舌，手不断地游走于两颗玉乳之间，不时地还扭捏一下乳头；忆君无力地靠在床边，任由诚诚玩弄。

实实迫不及待地把忆君推倒在床上，提起肉棒对准菊穴就插了进去，手抱紧忆君的细腰，整个人骑在忆君身上不停地抽插。忆君不断低声呻吟，似乎怕把我吵醒，殊不知我正在门外偷看。

诚诚似乎玩够了双乳，坐在床边，手握住肉棒往忆君的脸颊上敲打，忆君会意地张开口把肉棒吞了进去，含得很深很深，已顶到了食道。诚诚似乎觉得龟头碰触食道的感觉很好，便双手紧压忆君的后脑，把露在外的一小节硬塞进忆君嘴里，把忆君的嘴当成小穴般抽插起来。

“呜～～呜～～”忆君似乎感觉不能呼吸，头便从诚诚的双手中挣脱出来，用力地喘了几口气后说道：“别这样……嗯～～妈妈会不能……呼吸……啊～～嗯～～讨厌！实实不要趁我在说话用力干人家的淫穴……啊～～你要用……你干好了～～嗯……反正～～嗯……以后别……啊～～这样就好了……来干妈妈的淫穴吧！”

说完，忆君整个人便往后躺，躺在实实的身上，躺下的同时，头还往后转去跟实实舌吻起来。忆君把双脚往外张开，食指跟中指把外阴唇扳开，露出诱人的神秘洞穴，忆君还没说话，诚诚便迫不及待地挺枪插了进去。

“啊……好棒～～两根肉棒在我的淫穴跟菊穴里抽动……啊……讨厌～～用力……再粗暴一点～～用力地干妈妈吧……啊……啊～～嗯……”

两人随着忆君的淫叫，快速地抽插起来，两人站起来把忆君夹在中间，实实抱住忆君的腰，诚诚抓紧她两条大腿，让忆君整个人悬在半空中，任由两个儿子奸淫。

不久，两人加快抽插的速度，忆君知道两人快射精了：“射吧～～射在妈妈的穴穴里……啊……跟妈妈一起升天吧～～啊啊……来了～～来了～～”

射精完后的诚诚和实实无力的跪在地上，此时忆君的菊穴跟淫穴流出的黏稠精液之中似乎夹带着淫水跟肠液。

三人享受着高潮的余韵、再调笑一下后，忆君起身准备回房，我急忙跑回房间装作熟睡的样子。忆君回到房间看到我熟睡的脸孔，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后便在我身旁躺下，靠着我的身躯睡着了……

（８）

隔天早上，醒来时看看闹钟，发现现在才６点左右，往左一看，忆君似乎早已起床。我起床伸了伸懒腰，正想走到餐桌看今天吃什么早餐时，在经过浴室发现里头传来水声。

‘忆君都这么早起早吗？来看看好了。’我连忙走到书房，打开计算机屏幕，把监视器画面条到浴室。看到的瞬间，我：‘干！我都还没跟老婆洗过鸳鸯浴，他妈的竟然被儿子抢先……’画面中，忆君正被两个儿子一上一下的夹在中间。

“啊……好舒服啊……两个肉洞都被塞得满满的……好棒～～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好舒服～～啊……快死了～～啊……”

“妈～～叫这么大声，会把爸吵醒吧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让爸知道妈是我们两个的……”

“呜……妈的菊穴被我们两人玩了那么久，还是这么紧，呜……好爽～～说到爸，妈你昨天跟爸做得爽不爽啊？”

“嗯……昨天啊～～他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……啊……好棒～～两根肉棒插在我的体内……啊……好舒服～～要……要升天了……”

就在忆君要高潮前，两人突然把肉棒抽了出来，忆君马上不依的娇声叫道：

“啊……肉棒，我要嘛！差一点就来了……讨厌！”

“不行喔～～先说我们两个跟爸到底谁比较强，不然妈就自己解决吧！”

“嗯……当然是你们两个比较强啊！两支肉棒把我的穴穴跟屁股都塞得满满的，而且你们精液射得又多、又浓、又腥，那味道让我光是闻到就全身发软……而且他现在顶多做两次就不行了，你们可比他强多了～～嗯……快搞我嘛！下面好痒……”

“嗯……爸果然老了，哈哈！看我们来满足妈。”说完，“噗嗤”两声，两根肉棒又重新回到刚刚的位置，不过这次更加猛烈。两人毫不怜惜地蹂躏着忆君的娇躯，四只手在忆君全身留下不少痕迹，似乎在证明，这里是他们的地盘。

正当三人干得正爽的时候，房间里的闹钟突然响起，把三人吓了一大跳，忆君马上挣扎着想起身，但被两人紧紧压住。

忆君向两人求饶道：“你爸要起来了，快让我出去，不然被他看到……就惨了。快啊！”

“放心吧！爸没那么容易起来。而且昨天他有说，今天不用去公司，所以肯定会睡到很晚。嘿嘿……”

两人虽然说得很轻松，但以两人又加快抽插的速度看来，他们还是很担心会被发现。

“啊……那你们要快点喔～～嗯……”忆君没办法，只好顺着两个儿子。为了更快达到高潮，忆君用舌头在诚诚的乳头上舔弄，双手把诚诚的屁股勾扳开，露出菊穴，忆君用食指轻轻的往里面一插，开始缓缓地抽插起来。

抽插几下感觉肛门里的肌肉变软之后，另一只手的食指也往里面一伸，用力一扳……诚诚瞬时惨叫一声。实实看到后把忆君撑起，自己起身，将肉棒从忆君的淫穴中拔出，往诚诚的菊穴里直接插了进去：“呼～～爽！好久没干这边了，还是这么紧……”诚诚又是哀嚎连连。

不久哀嚎变成了呻吟，诚诚似乎找回以前的感觉，就这样直到高潮来临……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看到三人搞完后，我站起身往卧室走去，趁在忆君还没回房前假装睡觉。不久，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，我才假装刚醒过来，看到忆君穿着浴袍的美姿，我问道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早起床洗澡？”

忆君愣了一会才用害羞的语气答道：“还不是你昨天太猛了，害我做完全身都是汗，今天起床全身黏答答的，讨厌！”

看着忆君害羞的模样，虽然知道这是装的，但我的肉棒还是竖了起来。我向忆君招了招手示意她过来，在她走到我身旁时，我突然伸手把她拉进怀里，头一低，四唇间紧紧贴住，让她无法说话，手还不规矩地伸进浴衣内，在刚洗完的玉乳上搓揉，直到没气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诱人的双唇。

忆君满脸通红的问道：“怎么才出差不到一个月，就变得这么坏？”

“呼～～呼～～说到这个嘛……那是我在分公司期间认识的一个经理，他的生活让我改变了想法。以前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两人住在公寓里，现在，有房、有钱、有车、有孩子，更重要的是有你……那个经理的生活虽然美好，可惜，我老婆比他的更漂亮。君，以前没时间陪你，现在我要好好地爱你。”

说完，把浴衣扯开，往下一探，发现忆君的淫穴早已湿透。我用手把淫液弄到忆君眼前笑着说：“君，看来你挺期待的嘛！”

忆君羞得用两手遮住双眼，一副任君玩弄的样子，看得我欲火高涨，肉棒一挺，“噗嗤、噗嗤”的在忆君的淫穴中不断抽送。

“啊……舒服……真舒服……老公的肉棒好粗……好硬……在我的淫穴中抽送……好过瘾……老公……再狠点搞……啊……啊……淫穴要坏掉了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”

忆君开始忘我地淫叫着，看着越叫越大声的忆君，我只好再次吻住忆君的双唇，舌头缠绕着忆君的舌头。这次我比以前都持久，搞了大约二十分钟才把精液射进忆君的淫穴中。

做完的两人缓缓地喘着气，“讨厌，又要去洗澡了……”忆君用撒娇的语气向我埋怨道。

我不禁调笑道：“那我跟你一起洗吧！来试试……鸳……鸯……浴。”

“讨厌～～”忆君双手轻轻地在我胸口捶了几下后，便转身跑走，留下一脸失望的我。

其实刚刚的我都是在演戏，我让忆君再次感受到我的存在，让他知道我仍然爱他，让她心里有我。重点是，我想看看她再跟其它男人做爱的时候的表情，是否心里有我。那种表情一定很精采，一定能让我更加兴奋，那种背叛丈夫跟别的男人做爱时的心情。此时，我开始发现，我真的很喜欢这样……

【完】